

● 奥斯卡怀孕记

● 男人，越来越不像动物了

● 流产与选美

● 北京胡同的腥风血雨

精 闢

巫
昂
著

从
亲
人
开
始

大
幕
文
藝
出
版
社

插翅歸

巫
昂
著

从 亲 人 开 始

大 著 文 學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亲人开始糟踏 / 巫昂著 .
—北京 :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9
ISBN 7 - 80171 - 342 - 7
I . 从…
II . 巫…
III .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4079 号

从亲人开始糟踏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数 169 千字 插页 2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 - 80171 - 342 - 7 / I · 248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序 跟巫昂去一个地方

如果堂吉诃德突然从地下醒过来，准备在中国重新上路，只要不怕吃醋，这回他可以不叫醒桑丘，然后一个人去搭巫昂。巫昂可以沿途写诗、画画、非常残酷地怀旧、特别愉快地发神经、还能把他的事迹写成新闻发往畅销杂志，另有梅超风加黄蓉再除以二的巫氏笑声一路提神醒酒。最可人儿的是，同是胡思乱想的人，一起丧某些想不到的地方，应该很过瘾。

1

这事儿能不能成不好说，不过我们可以在《从亲人开始糟蹋》里，先跟巫昂过把瘾，过一把没早没晚、有你有我、胡思乱想、痴心妄想、指桑骂桑、指槐骂槐、横平竖直、直指人心、刻舟求剑、花枝乱颤，的瘾，巫昂瘾。从龌镇梦游儿童巫昂到北京冷血记者巫昂、从马戏团巫昂到陪审团巫昂、从一丈青巫昂到没遮挡巫昂、从樱桃小巫昂到蜡笔小巫、从抑郁症巫昂到狂欢节巫昂，你可以体验一把瘾到深处人孤独的陌生快感。至于那些想不到的地方，可能就在你过瘾的时候，一不留神就到了。当然，要是你回来时迷了路，别指望谁颠儿颠儿地给你指路，告诉你该这么这么走那么那么走，哪儿要左拐哪儿还要右拐，看见一男厕过马路还是看见一



邮局过马路，就是巫昂过瘾自己也犯不着劳这个神，哲人李宝库曰：不熟的人儿我不告诉他。

就在大家各自过瘾的时候，巫昂心中经常会闪出决绝一念：有一天，注定有一天，我要把所有的人抛弃。可能是因为腻歪，可能是因为过瘾得还不够，反正巫瘾需要抛弃，经常性地抛弃，抛弃了就不结巴了，抛弃了就抛弃了。巫昂抛弃时常准备着抽身而出，然后带着一种弥漫于周身又尖锐于某一点的内心感觉，去那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太多厌倦的人，但和那干拿艺术当马甲、拿行为当脸罩的“找端分子”不同，巫昂抛弃的彻底中有一种泰然如常的人性底色。在前者那里，现在的问题不是“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而是没病装病，假感觉太多，一群本着“谁说我没病我跟谁玩命”精神的非文盲在比拼感觉，他们感觉这很酷，自己有激素。与之相反，不是作为“某种人”，而是作为一个“基本的人”的身心，使巫昂的状态来得舒服自然。

面对活色生香的世界，不是那种看你往哪儿跑的贴身紧逼，不是那种我在——阵地就在在在的严防死守，也不是同志们——向我开炮炮炮炮的大包大揽，而是一种来着舒服去着方便的若即若离，这来去之间包含着巫昂对周遭一切的好奇、享受、疏离和戏谑，其中既有梅超风的决绝，也有黄蓉的超越。而巫超风也有自己的九阴白骨爪，自己的打狗棒，使将出来古灵精怪又充满人性，摇头盖脑又牵肠挂肚，就这样，巫昂从浮肿、做作、昧缝着眼儿的文呆中间轻易地脱颖而出，毫不拖泥带水。



现在，巫昂脱颖继续从人情、故乡、学院、艺术中抽身而出，以一种不必商量的速度将那些黏糊糊的已经为人们习惯并默认的渣滓糟蹋撒在地上，把那些给人以满脑自我感动又言之凿凿的“精神寄托物”给给给糟蹋了。由于这些被糟蹋的东西恰恰是很多人用以自慰的床榻枕絮，所以巫脱颖多少显得有点偏执。实际上，生在小镇，上过名校，读过硕士，写着诗歌，搞着小说的巫昂最有条件在那张“温暖大床”上以逸待劳，然后满脸无辜地抿着小嘴儿做“文化淑女”状，但巫昂拒绝这些，巫昂想要点真的。一个男人总有对自己的面子狐假虎威的时候，一个女人也总有对自己的内心掩耳盗铃的时候，而巫昂却懒得理会那些越来越大的铃声，并准备让所有的女同胞和男侨胞都来听听，那些铃声究竟是些什么动静儿。

就像二十年前，作为一个整天幻想着耀镇外面是不是住着神仙的小鼻涕孩儿，巫小孩曾在路上尾随一个花头巾女人，期望那个背影又细又长的女人把自己带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要不是花头巾女人突然消失，巫小孩可能就去了那个意想不到的地方，看看那个意想不到的地方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

冷面狗屎 2003 年于北京



自序 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本集子就出来了，这时候我和哪怕一年前的想法完全不同。那时候，我做着无关紧要的事，而今天是星期六，我本周忙了一周的俗事，开会呀采访呀改稿子呀吃饭呀买菜呀。我起床后读了李红旗拷在我家电脑上的小说《欢迎光临》，这些朋友对我太重要了。我从来没有想到别人会给我怎么样的影响，没有想到那些影响会管到我生活不管的地方，让我在周六享受一下精神生活吧。

他们多数也是写东西的人，虽然平时干的可能跟我差不多，我们有时候见面，被称为“下半身聚会”，我们大家个子差不了太多，男的不高，女的不高不矮，我们多数在北京，也有在天津、山东或西安的，他们对我来说宛如亲戚，不单是关系好的缘故。

回顾一下，我不认识他们之前，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冒险家。我现在重新读以前的像游记的东西，我羡慕自己的好命，有一个会挣钱的妈供我干些奢侈的事，整个18岁到22岁，我沉浸在当个冒险家的幻觉里，一点也不顾自己身体不是特别强壮，不管自己是个女的，那时喜欢的男人也一律是估摸着能跟我一起长途旅行不发怨言的，我考察男友的标



准曾是能不能一起走一夜的路。

想起来那想法多么纯洁，就是不停地走路爬山骑车，条件好一点了就弄个摩托或者吉普，晒太阳挨饿喝生水怕野兽，那种活法会很过瘾，带着点过分。一边就顺便当个艺术家。

然后我就过到北京来了，北京是一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北京很脏，有点毒，我的南方口音越来越淡，越来越怕冷，一年比一年爱吃大白菜，我就是这样过渡成一个北方人的，偶尔有人问起祖籍，我才会有点想家。

在北京，就不爱到别的地方去了，我才不得不干点别的来分散多余的精力，我是天生精力过剩的人，天天都像上了发条的塑料玩具，睡得很少，但不是因为勤奋，不过是天生不需要那么多觉，那干什么呢？我想了很久，开始的时候是把时间花在谈情说爱上，给人写情书，把所有能写不能写的都写成情书，后来是爱上了去“蹦的”，我那时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叫热点的迪厅，九点半以后女士免费，我就和另一个女士去，把所有的力气都化成汗水，回来美美地睡一觉，有时候也喝啤酒，但是酒量不好，喝完了爱发疯。

5

我不爱读杂志报纸不爱看电视，不爱衣冠楚楚去体面的地方跟人认识，不爱逛街不爱公园不爱听流行音乐不爱上马桶式的厕所不爱读深奥的书不爱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总之这些不爱最终把我逼到写东西这个绝路上来了。

我爱大声笑也是认识我的人早都知道的事，我爱一些高雅的物事爱一些幼稚的或色情的段子，爱看大嘴巴的女明星演戏爱贵的照相机爱俗艳的色彩就像每个女人。



除此之外，就是偶尔写点什么，把我的生活感受，人生经历，思想变化记录下来，我关于写作的经验谈是天下没有煮不开的水，也没有烫不死的猪，只要脸皮厚一些，胆子大一些，不怕人骂你，特别是骂你是娘子，差不多就可以了。因为你把什么都用字传达出去了，你那点微不足道的遭遇，那点遍天下都是的小情小爱，那点早就露完的小马腿，算什么呀。

从这个意思上说，我越来越鄙夷自己写过的所有的东西，我向所有我用过的字道歉，向被我用掉的纸张和内存空间道歉，像看过、正在看和将要看的读者道歉。

向编我的书的编辑和出我书的出版社道歉，小女子真是罪过。



目 录

- 序 跟巫昂去一个地方/冷面狗屎 (1)
自序 死猪不怕开水烫 (4)

从亲人开始糟蹋

- | | |
|---------------|--------|
| 假如巫昂得了诺贝尔××奖 | (3) |
| 给八十年代测谎 | (5) |
| 从亲人开始糟蹋 | (9) |
| 谁在操纵残暴与温情 | (13) |
| 你还敢不敢作家了 | (16) |
| 有时也犯点“伤秋”的病 | (18) |
| 还在吗? | (21) |
| 未来设计 | (23) |
| 我的厦门情人 | (29) |
| 旧牙齿和新牙刷 | (41) |
| 奥斯卡怀孕记 | (44) |
| 娘子哪懂艺术 | (46) |
| 我为什么写性 | (49) |
| 北京这个鬼地方 | (52) |
| 台湾小馆 | (55) |
| 妇解运动的四条纲领三大注意 | (58) |
| 一个正面角色的成长史 | (60) |



我爱小说只因低级趣味	(64)
从分裂讲起	(67)
男人,越来越不像动物了	(69)
请摆好姿势	(72)
在网上爱成疯子	(75)
记忆	(78)
为什么我们不拍三级片	(79)
欢场	(80)
轻度精神病患者	(84)
我跟小資合不来	(86)

选美、答谢与马戏团

2

拥抱	(91)
女英雄语录	(95)
在北京	(97)
屋顶上的汽油桶	(99)
新新就是新新	(101)
丑姑娘也有春天	(103)
情人节手记	(105)
人狗情未了	(107)
给中国足协的三点建议	(109)
那个叫“手稿”的东西	(111)
我对“烹调”的粗俗理解	(113)
冬天去黑河	(115)
我所心乱兮在山西	(117)
不想工作了	(120)



选美、梦露与马戏团	(122)
小武传奇	(124)
让我们生个屁吧	(126)

在罐镇幸福生活

我们这里的丑闻	(129)
裸露	(132)
亲爱的猪	(135)
关于教会的一些回忆	(137)
圣诞节里没坏事	(139)
摩托仔	(142)
罐镇的房	(145)
沉浸在幸福中的苍蝇	(148)
在泡茶中永生	(151)
坏人坏事	(154)
中国·罐镇——记一次外事活动	(157)
山坡上的火葬场	(160)
流产与选美	(163)
德高望重的大便	(167)
给骗子打个电话	(170)
我的亲人我的累赘	(173)
记忆的第一章	(175)
我的家老少皆然	(178)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二表哥	(181)
爱疯子,爱迷路	(184)
我是垃圾桶生的	(187)



鸟人 (190)

我是记者我怕谁

记者随笔 (195)

北京胡同的腥风血雨 (196)

从东晓市到十八里店 (203)

赌城四日三夜 (213)

一个女的对另一个女的说

每当我想到朵渔 (225)

我的朋友李红旗 (227)

朱剑是邻居 (230)

饽饽头、南瓜头和木鱼头 (232)

和杨黎吃饭 (234)

小人看江湖 (236)

搞搞李师江 (242)

沈浩波的《一把好乳》 (245)

我本是一介孤猴 (247)

现在结束,请马上开始 (250)

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 (253)

一个女的对另一个女的说 (256)

狂欢节让我们原形毕露

女人:“美丽动物”还是其他 (261)

狂欢节让我们原形毕露 (265)

阿尔德纳多的上上下下 (270)

阳光下飞翔着堕落天使——日本的“校园暴力” (274)



从亲人开始糟蹋



假如巫昂得了诺贝尔××奖

我敢说，这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噩耗，这么神圣的奖怎么能颁发给这么个不神圣的人呢？而且不巧又是个亚洲人，但是诺贝尔委员会永远对自己看不懂的怀有莫名其妙的敬意，他们会在颁奖理由一栏中这么写到：“她在描写亚洲妇女的伤痛、抽风和惊悸上独特而深入（在中国，这被称为阴功），更可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她从未掩饰自己的无知、落后和浅薄。”

3

什么是亚洲妇女，基本上北京高级会所出入的妇女都可以代表，她们应该留出长可半米可以到达腰上的直发，直得不可思议，简直不是一般人能长出来的，她们还应该穿着有传统民族风格的邋里邋遢的宽大衣服，当然还有长筒靴，必须补充一点，她们脸上基本上没什么血色，细长的眼睛细长的眉毛。这样的妇女，来自世界各地的男人很快就会深深地爱上，至于要不要做进一步的交往，那要看她们的开价而定。

对这样的妇女，巫昂怀着很深的敬意，只有她们才明白最民族的才是最世界的，最土的也即是最洋的，最摩挲的也是最考验人家的审美品味的。所以，如果摩挲族人民以著



名的杨二嫂为荣的话,那也不能怪他们,他们怎么知道杨二嫂的心思呢?俗话说:日子要高级,婚姻要涉外,感情要奔放,身体要检查。

相似的是,高尚的诺贝尔文学奖章就是这样风雨无阻地颁发给那些老少边穷地区的作家,它又准时又无误,又缠绵又悲壮。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学工作者都很勤快,问题是翻译的环节老出问题,总是比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口味慢了些。但是命苦不能怨翻译,谁让你们那些自以为 NB 得不行的人不能双语写作呢,谁让你们不赶紧办移民迁户口,最好直接迁到瑞典文学一条街上。

顺便说一下,今年的奈保尔,依巫昂同学看来,是一个比较好玩的家伙,他一出台,就闹了一系列丑闻,但再丑也不过嫖妓,骂骂一些国家和人民,这都属于正常的不正经人应该干的事。如果为了得一个五十年后才能有希望的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维护自己的贞洁牌坊,极尽操守,克己为人,当一个街坊邻居口碑极好的好人,那真是不如早死。没有人去推究得奥斯卡的导演们私生活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可见,作家相对而言,还是一个修士职业,需要每个作家用崇高的道德情操去关紧自家的篱笆,避免春光外泻。

而且,好像问题的关键不是奈保尔同志嫖了没有,而是有没有足够秘密地嫖,嫖完了还要注意擦干净自己的屁股,以免留下蛛丝马迹,就怕日后要是当个全球巡回演讲的成功人士,后边会跟一帮靠你的旧屎壳吃饭的小报记者。